



艾

青

晴

野

野 曠

艾 青 著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 曠野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艾青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k)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再版 (C)

## 前 記

曠野集所收詩二十首，均係作者在西南山線一帶所作，政團遠離烽火，聞不到戰鬥的氣息，但作者久久不能靜息，粗野與無禮，不自禁而有餘地，在「野」字中，表現出誠，只有這些粗野與無禮，多麼適合「野」字，所以，不被理論家所排斥（如桂林詩論家所批評的）。

曠野集所收詩十首，均係作者前年所作，本已輯成詩集「春」交某書局出版，後來因事延擱，未能出版。這十首詩是在抗戰前夜，作者解嚴後，在雲南所作，這十首詩，會從他書裏，選出一些，向詩論家求教。

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於昆明。

# 目次

## 一 曠野集

曠野	(一)
曠野(又一章)	(九)
冬天的池沼	(一五)
船夫與船	(一六)
矮小的松木林	(一七)
青色的池沼	(一八)
水牛羣	(一九)
小馬	(二〇)

灌木林 (二〇)

山毛櫸 (二一)

橋 (二二)

獨木橋 (二四)

樹 (二五)

水牛 (二五)

牝牛 (二六)

秋日游 (二七)

斜坡 (三〇)

秋景 (三二)

車 世 變

秋 (三三)

秋景 (三四)

秋景 (三五)

秋景 (三六)

初夏 (三七)

山兵車 (三八)

二 馬 槽 集

太陽 (三九)

春	(四六)
生命	(四七)
黎明	(四九)
煤的對聯	(五二)
煤	(五三)
天	(五四)
寒風	(五五)
風掃	(五六)
老人	(五七)
泉州	(五八)
賈德書	(五九)
死地	(六〇)

一 曠野集



薄衫 這件衣服穿在身上  
像雲一樣輕

看不見地方

看不見那在階窗下的

天邊的松林。

和在松林後面的

迎着陽光吹來的白雲了。

煎魚的香味。

一條漸漸模糊的  
灰黃而曲折的道路，  
和道路兩旁的  
烏暗而乾的田畝……

田畝已荒蕪了——  
裹藉着犁翻了的土壤，  
與枯死的野草，  
與雜在野草裏的  
腐爛了的禾根；  
在廣大的灰白裏呈露出的  
到處是一片土黃，暗赭，  
與焦茶的顏色的混合啊……  
——只有幾畦蘿蔔菜蔬  
以披著白霜的  
稀疏的綠色，  
點綴着  
這平凡，單調，簡陋  
與卑微的田野。

那些池沼毗連着，  
爲了久旱  
積水快要枯涸了；  
不透明的白光裏  
彎曲着幾條淡褐色的  
不整齊的堤岸；  
往日翠茂的  
水草和荷葉  
早已沉澱在水底了；  
留下的一些  
枯萎而彎曲的枝桿，  
呆然站立在  
從池面徐緩升起的水蒸汽裏

山坡橫陳在前面，  
路轉上了山坡，  
並且隨着它的起伏  
而向下面的疏林隱沒……

在坡上。

灰黃的泥路與泥旁，

顯到陰暗而憂鬱的

更上一層天，灰濛的雲煙。

在灰黃的泥路與泥旁，

黑色，有車馬。

一切照舊。

泥路，泥旁，顯得寂寞……

灰黃的泥路，一道路啊！

人們走着，走着，

向不同的方向，

却向同一個方向——影子引導着，

結束在唯一的命運裏。

在灰黃的泥路與泥旁，前面

等待着，是疾病，疾病與死亡——

等待着，曠野上的人們

在灰黃的泥路與泥旁，

顯到陰暗而憂鬱的

更上一層天，灰濛的雲煙。

在灰黃的泥路與泥旁，

黑色，有車馬。

一切照舊。

泥路，泥旁，顯得寂寞……

灰黃的泥路，一道路啊！

人們走着，走着，

向不同的方向，

却向同一個方向——影子引導着，

結束在唯一的命運裏。

在灰黃的泥路與泥旁，前面

等待着，是疾病，疾病與死亡——

等待着，曠野上的人們

誰曾有過快活呢？……

然而

冬天的曠野……

是我所親切的

在冷澈肌膚的寒霜上，

我走過那些不平的田畝，

荒蕪的池沼的邊岸，

和褐色陰暗的山坡，

步伐是如此沉重，直至感到困厄

——像一頭耕完土地

帶着倦怠歸去的老牛一樣……

而霧啊——

灰白而純潔，

茫茫而莫測，

牠在我前面

以一根比一根更暗淡的

電桿與一線，

向我展開了

**無限的廣闊與深邃……**

**你悲哀而曠遠，**

**辛苦而又貧困的曠野啊……**

沒有什麼聲音，

一切都好像被霧窒息了；

只在那邊

看不清的灌木叢裏，

傳出了一片

畏懼於嚴寒的

抖索羽毛的

鳥雀的咕噪……

在那蘆蒿和荊棘所編的籬圍裏

幾間小屋擠聚着

牠們都一樣地

以牆邊柴木的凌亂，

與竹樺上垂掛的襤褸，  
嘆息着  
徒然而無終止的勤勞；  
又以凝霜的樹皮蓋的屋背  
無力的混合在霧裏的炊烟，  
描畫了  
不可逃避的貧窮……

人們在那些小屋裏  
過的是怎樣慘淡的日子啊……  
生活的陰影覆蓋着他們……  
那裏好像永遠沒有白日似的，  
他們和家畜呼吸在一起，  
——他們的床榻也像畜棚啊；  
而那些破爛的被絮，  
就像一堆泥土一樣的  
灰暗而又堅硬啊……

而寒冷與飢餓，

愚蠢與迷信啊，  
就在那些小屋裏  
強硬地盤據着……

農人從霧裏  
挑着篾籠走來，  
篾籠裏只有幾束葱和蒜；  
他的藍帽已破爛不堪了，  
他的臉像他的衣服一樣污穢，  
他的凍裂了皮膚的手  
插在腰束裏，  
他的赤着的腳  
踏着濕霜的道路，  
他無聲地  
帶着扁担所發出的微響，  
慢慢地  
在蒙着霧的前面消失……

曠野啊



你將永遠憂慮而容忍

不平而又緘默麼？

薄霧在迷濛着曠野啊……

一九四〇年元月三日晨

## 曠 野 (又一章)

玉蜀黍已成熟得像火燒般的日子：

在那剛收割過的苧麻的田地的旁邊，

一個農夫在烈日下

低下戴着草帽的頭，

伸手採摘着毛茛的嫩葉。

靜寂的大空下，

千萬種鳴蟲的

低微而又繁雜的大合唱啊，

奏出了自然的偉大的讚歌；

知了的~~不~~息喧噪

和斑鳩的渴求的呼喚，  
從山坡的傾斜的下面  
茂密的雜木裏傳來……

昨天黃昏時還聽見過的  
那悠長的夾管裏的流水聲，  
此刻已停止了；  
當我從陰暗的林間草地走過時，  
只聽見那短暫而急促的  
啄木鳥用牠的嘴  
敲着古木的空洞的盤音，

陽光從樹木的空隙裏射下來，  
陽光從我們的手捫不到的高空射下來，  
陽光投下了使人感漲得精神頭疼的炎熱，  
陽光燃燒了一切的生命，  
陽光交付一切生命以熱情；

啊，汗水已浸滿了我的背；

我走過那些用鬆鬆攀住竹籬的  
荳類和瓜類的植物的長長的行列，  
（我的心裏是多麼羞澀而又驕傲啊）  
我又走到山坡上了，  
我抹去了額上的汗  
停歇在一株山毛櫸的下面——

簡單而蠢笨  
高大而沒有人歡喜的  
山毛櫸——是我的朋友，  
我每——定要去訪問，  
我常在他的陰影下  
無言地，長久地，  
看着曠野：

曠野——廣大的，曠野的……  
為我所熟識  
又為我所喜愛的。  
奔騰——土地與——石與樹木的

凶惡的海啊……

不馴服的山巒，

像綠色的波濤一樣

橫蠻地起伏着；

黑色的岩石，

不可排解地糾纏在一起；

無數的道路，

好像是互不相通

却又困難地扭結在一起；

那些村舍——

卑微的，可憐的村舍，

各自孤立地星散着；

牠們的窗戶，

好像互不理睬

却又互相輕蔑地對看着；

那些山峯，

滿懷憤恨地對立着；

遠遠近近的野林啊，

也像非洲土人的濃密的鬚髮；  
蒼亂的鬚髮，  
在可怖的沉默裏，  
在英洲的陰暗的深處，  
蘊藏着千年的悵鬱。

而在下面，  
在那深陷着的夾谷裏，  
無數的田畝毗連着，  
那裏，人們像被山岩所圍困似的  
宿命地生活着：  
從童年到老死，  
永無止息地彎曲着身體，  
耕耘着堅硬的土地；  
每天都流着辛勤的汗，  
喘息在  
貧窮與勞苦的重轆下……

爲了叛逆命運的擺佈，

我也在荒涼而寂滅了的鄉村，  
如今又回來了。  
何必問我  
我怎樣在荒涼的鄉子，  
看我慢慢地從荒涼的坡，  
緩緩地回着沉重的腳步，  
多麼像一頭遊蕩的牛啊；  
在我這瘦弱而憔悴之身體裏，  
流着那和這土地一樣懶惰與固執的血液；  
我常像這牛一樣，  
甯靜地臥臥着  
曠野的荒涼與悲壯；  
我也常像這牛一樣，  
在暮色中靜靜地  
謙卑地吃草  
那些險惡的山路  
我的胸中，永遠不會的胸中，  
永遠地迴響着  
生命與死亡與這荒涼的鄉啊！

而每天，  
當我被難於抑止的憂鬱所苦惱時，  
我就俯臥在斜坡上，  
從山毛榉的陰影下  
看着曠野的邊際——  
無言地，長久地，  
把平日的火一樣的思想與情感  
溶解在些微波動着的  
岩石，陽光與霧的遠方……

一九四〇年七月八日四川。

## 冬 天 的 池 沼

給 W.I.

冬天的池沼，  
寂寞得像人的心——  
飽歷了人間的辛勞的心；  
冬天的池沼，  
枯乾得像人的眼——

被勞苦磨失了光輝的眼；  
冬天的池沼，  
荒蕪得像老人的髮——  
像霜草般稀疏而又灰白的髮；  
冬天的池沼，  
陰鬱得像一個悲哀的老人——  
佝僂在陰鬱的夜幕下的老人。

一九四〇年元月十一日。

## 船 夫 與 船

你們的帆像陰天一樣灰暗，  
你們的蒿篷像土地一樣枯黃，  
你們的船身像你們的臉  
褐色而刻滿了皺紋，  
你們的眼睛和你們的船艙  
老是陰鬱地凝視着空茫，  
你們的槳單調地  
訴說着時日的嫌厭，



你們的舵柄像你們的手一樣彎曲  
而且徒勞地轉動着，  
你們的船像你們的生命——  
永遠在廣闊與渺茫中旅行，  
在困苦與不安中旅行……

一九四〇年二月夫夷江上。

## 矮小的松木林

矮小的松木林  
徘徊在黃昏曠野的  
遠處的山坡上，  
天邊微微發亮的雲層  
襯出牠們黑色的檻褸；

可憐的松木林，  
沒有一條路可以  
通到你們那兒去的；  
連攜斧的伐木者

都不曾看你們一眼。

被遺忘的松木林！

乞丐般的松木林！

誰來理睬你們呢？

祇有我却歡喜你們：

——在我家鄉的山背上

也有這樣矮小的松木林啊……

## 青 色 的 池 沼

青色的池沼，

長滿了馬鬃草；

透明的水底，

映着流動的白雲……

平靜而清澗……

像因時序而默想的

藍衣少女，

坐在早晨的原野上。

當心呵——

腳蹄撩動着薄霧

一匹栗紅色的馬

在向你跳躍來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

## 水 牛 羣

巨大而醜陋，

老實而呆笨，

牠們散開在那些土堆上，

皮膚像綢緞一樣厚硬，

灰黃的毛稀疏而無光，

有的在互相舐着角，

有的在用腹部互相擦背，

大的把犄角鑽進荆棘裏，

小的把前蹄跨上了母親的背；

聽不懂牧者的喝叱，  
各自蠢笨地戲弄着  
這些曠野上的痛苦的動物啊，  
牠們天真如農夫，  
而又呆鈍如岩石。

## 小 馬

跟隨在牝馬的後面，  
新生的小馬跳躍過田畦，  
短短的鬃毛擺動着，  
小小的蹄子得得的響，  
牠是多麼歡愉，新鮮，  
活潑而富有力量啊！  
——來在世界上  
牠還不曾嘗過苦辛。

## 灌 木 林

三月的灌木林，  
綿展在  
一排黑色的瓦  
和土黃的泥牆的矮屋的那邊；  
那茂密的樹林的  
茂密的枝幹，  
被去年冬季的風  
飄盡了綠葉  
又吹黑了樹皮，  
只賸下鬱暗的一片；  
當太陽還沒有從山頭出來  
灌木林，茂密的灌木林  
綿展在那  
綿亘的大山的下面  
顯得多麼安謐啊……  
出色的灌木林啊，  
烏暗，濃鬱，而又纖細，  
從那些常綠樹的暗綠的叢簇  
伸出的無數光禿的枝幹間

有鷹鷂的盤旋在上面，  
千百種鳴鳥的聲響，  
向靜空播下了  
一切繁雜的響聲，  
都在喚呼着那  
此刻剛投射下來的陽光……

## 山 毛 櫸

春日的雷雨，  
粗暴地搖撼着山毛櫸；  
春日的雷雨，  
搖撼着我的危巖！

山毛櫸，昂然聳立巔頭，  
在山野上飄起褐色的髮，  
感染了大地荒涼與憂鬱，  
把根鬚攀纏出岩石與泥土；

歡喜沉默的

陽光與霧的朋友，

偶爾借風的語言

向山野披示痛苦；

歷盡了冰霜與淫雨，

山毛櫸慨然等待着霹靂的打擊，

和那殘酷的斧斤所帶來的

伐木丁丁的聲音 …

一九四〇年春。

## 橋

當土地與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時候，

當道路與道路被水截斷了的時候，

智慧的人類佇立在水邊：

於是產生了橋。

苦于跋涉的人類，

應該感謝橋啊。

橋是土地與土地的連繫；

橋是河流與道路的爱情；

橋是給隻與車輛點頭致敬的驛站；

橋是乘船者與步行者揮手告別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秋。

## 獨 木 橋

在兩個環着雲的高山相接的地方

在兩個山峯突然向下傾斜的下面

在幾尺高的芝草的密叢裏

橫着一根棕櫚的樹幹

——獨木橋以堅硬連住了兩個高山

旅行的人們從牠上面走過

牠在半空裏微微地抖動

一條百丈深的黑坑



裂開在牠的下面  
從黑坑的最深處  
可以聽見悠遠的水流的聲音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七日。

## 樹

一根樹 一根樹  
彼此孤離地兀立着  
風與空氣  
告訴着牠們的距離

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  
牠們的根伸長着  
在看不見的深處  
牠們把根鬚糾纏在一起

一九四〇年春。

水 牛

灰色的皮毛  
乾硬而無光，  
弧形的角  
堅冷如凝霜；  
滿身沾結着  
池沼地帶的泥濘，  
巨人的眼睛含着陰鬱  
望着田野的廣闊與荒涼  
你永遠無聲地  
背負着彎曲的苦輓  
在過度的辛勞裏  
吁出白氣，  
邁着疲困的脚步  
耕犁凍結的大地……。

一九三九年冬。

牝 牛

正照的陽光

照着你棕紅的毛；  
小小的身軀  
顯得無力而肥胖；  
纖弱的腳  
微微地抖動；  
仁慈的潤濕的眼  
沉默地看着牛犢；  
又伸出紅舌  
舐撫着他的臉頰——  
那小生物仰起了頭  
發出稚嫩的叫聲  
向你的腹下伸長着頸  
嘻戲地把嘴咬取了  
你那潤着芬香的乳房

一九三九年冬。

## 秋 日 遊

愛着晴朗的秋日的

雲影走過的草原，

草原的低窪處

星散着白色的山羊，

牠們各自嚼嚼着青草，

沒有一個少女去看管；

新築的黃土公路沿着小溪

彎進了雜色的樹林，

又出現在遠方的

照着陽光的山坡上……

我們不是去訪久別的朋友，

只因為這是初次走的路

在雲影和陽光隱現的路上

徐緩地走着而感覺到單純的歡喜……

雲團在空中騰湧着

太陽光裏却飄下雨滴，

雨，澆着愈下愈大了，

但四方的原野

却仍在陽光裏伸展着；

們在一個山村旁邊的

幾顆大樹的根上坐下躲雨，  
雨却又像急速的行軍轉向北方去了……  
此刻留下的是潤濕的涼氣……  
踏上閃着水光陽光照着的石板路  
走過新造的石橋  
走過一個山崗，  
那大樹林就以牠的無邊的蔭影  
迎接了我們——  
這是一個由樺子樹，樟樹，松樹  
和各種不知名的樹擠集成的樹林啊……  
當我們跨進了樹林，  
在草地上坐下時，  
我們就驚亂了無數的白色的鴛鴦鳥——  
牠們拍着翅膀  
嘴裏發出鳴叫  
在叢密的綠色中鑽飛——  
牠們大概是久久棲息在這裏的隱世者吧。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衡山。

## 斜 坡

金黃的太陽輻射到

遠遠的小山的斜坡上——

那斜坡剛才是被薄霧遮住的，

而現在，我們可以看見

牠的紅的泥土和淺綠的草所綴成的美麗的花網了……

我想：斜坡的下面是有村莊的吧——

以光潔的岩石當晒場

也該有壯健的少婦捲上袖管

在鋪晒着昨天剛收割的穀類吧；

而她的男人弄着上身挑着担

從那昏暗的小門口走出；

而她的孩子則坐在岩石的邊上

在叫喚着她……

但這一切，從這裏都是看不見的啊——

一條長長的叢密的綠色的林木

已遮去了有豐富的圖畫的斜坡的下部。

一九三八年八月衡山。

## 秋 晨

霧氣從堤岸上徐緩地升起，

芟耕的土地，潮濕而鬆軟；

田畝裸臥在山坡的下面

一陣陣地發散着

稻草的氣息，泥土的氣息

清晨的池沼是美麗的

以深黑的水映着秋空的高闊；

一片檸檬黃的新月

鑲嵌在灰青色的天頂

——祇有新兵操演的聲音

劃過了靜寂……

一九三八年八月於衡山。

## 秋

霧的季節來了——

無厭止的雨又徘徊在

收割後的田野上……

那裏，翻耕過的田畝的泥黑

與遺落的谷粒所長出的新苗的綠色

綴成了廣大，陰暗，多變化的平面；

而深秋的訪問者——無厭止的雨

就徘徊在牠的上面……

人們都開始蟄伏到

那些濃黑的屋簷裏去了

只有兩匹鬃毛已淋濕的褐色的馬，

慢慢地走向地平線

搜索着田野的最後的綠色……

一九三九年秋湘南。



## 秋 晨

涼爽的早晨

太陽剛升起來的早晨

可憐的鄉村的早晨

一隻白色眼圈的小鳥

站在低矮的房子的黑瓦上

像在想着什麼似的

看着彩雲滿佈的高空

秋天了

我來南方已一年了

此地沒有熱帶的呼吸

看不見參天的椰子林

心裏早已有難言的結鬱

但今天，當我要離去時

我的心竟如此不安

——中國的鄉村 癡

雖然到處都一樣貧窮，污淥，灰暗，

但到處都一樣的使我留戀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桂林鄉間。

## 願春天早點來

我走出用紙糊滿窗格的房子

站立在陰暗的屋簷下

看着田野

黃色的路

從門前經過

一直伸到天邊

畏縮這嚴寒

對於遠方的旅行

我躊躇了

且

沼依然凝結着冰層

山上依然閃着殘雪的白光

而且

天依然是低沉

——明天恐怕還要下雪呢

於是，從我的心頭

感到了

使我瑟縮的涼意

爲了我的煩憂

我希望：

春天

牠早點來

等路旁吐出一點綠芽時

**我將穿上芒鞋**

**去尋覓溫暖**

一九四〇年元月。

## 解 凍

多少日子被嚴寒窒息着；

多少殘留的生命，

在凝固着的地層裏

發出了微弱的喘吁……

今天，接受了這溫暖的撫慰，

一切凍結着的都蘇醒了——

深山裏的積雪呀，

溪澗裏的冰層呀，

在這久別的陽光下

融化着，解裂着……

到處都潤溼了，

到處都淋着水柱；

在這晴朗的早晨，

## 每一滴水

都得到了光明的召喚，

欣欣地潛入低窪處，

轉過陰暗的角落，

沿着山脚

向平野奔流……

平野攤開着，

被由山峯所投下的黑影遮蔽着；

烏暗的土地，

鋪蓋着灰白的寒霜，

地面上浮起了一層白氣，

牠在向上升化着，升化着，

直到和那從羣山的雜亂的岩石間

浮移着的雲團混合在一起……

而太陽就從這些雲團的縫隙

投下了金黃的光芒，

那些光芒不安定地

熠熠着平野邊上的山巒，

和沿着山巒而曲折的江河。

於是

被從各處匯集攏來的水潮所衝激，

打水混濺了——

牠捲帶着

從山頂射下的雪堆，

和溪流裏沖來的冰塊，

互相拚擊着，飄撞着，

發出碎裂的聲音流盪着；

那些波濤

喧嚷着，擁擠着，

好像牠們

滿懷興奮與喜悅

一邊錘打着朽腐的堤岸，

一邊傾瀉過遼闊的平野，

難於阻攔地前進着，

經過那枯禿的樹林，

帶着可怕的洪響，

淘湧到那

閃爍着陽光的遠方去了……

一九四〇年元月廿七日湘南。

## 初 夏

初夏的晴空，  
綺麗而淨潔；  
晴空下的江水，  
明亮而柔滑。

一切都如此調協——

碧藍的天與軟白的雲層下  
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  
松林的空隙處  
現露着反映着陽光的綿互的遠山。

褐色的渡船，  
停歇在江邊

人們從船裏

碾出了褐色的油餅（註）

江水散透着陽光

靜靜地流着……

從江邊的樹蔭下

傳出了勤勞的耕牛的

困倦的鳴聲……

又是播穀鳥

叫起人們勤奮的季節了：

那單調而誠摯的呼喚；

從林間流向靜空

又徘徊在水田與水田之間……

燕子——輕快的翅翼之

矯健的飛翔；

愛在速度裏沉醉的

自由的眷慕者



在江水與時空的空闊裏浮升……

高聳的堤岸上

龐然的樟樹蔭遮覆下，

斧斤的聲音

鏗鏘地敲響了五月最初的日子，

那裏，在木料與竹筒的狼藉間，

一些人們正在忙碌着修理

那呆然矗立在江邊，暗褐的水車，

——牠的破爛了的輪子，

已從去年冬季起

久久地停止了轉運。

(註) 油餅即以茶油的殘滓壓成的圓餅，可肥田。

## 兵 車

列車以鐵的轟響到來——

烏黑的車頭上冒着白烟，

鐵皮車一節又接連着一節。

每節上露出一些戴黑帽子的臉；  
那些棕色的馬像女人一樣甯靜；  
牠們的毛失去了光澤，  
從厚皮和彈片所刺穿了的窟窿  
可以看見牠們下垂的鬃毛  
和一簇簇突起的肋骨；  
一個士兵在牠們旁邊抽着香煙，  
眼睛看着那遠處的士兵和同才房，  
他的手爲了夾住香煙  
把三個手指都擡得平平着，  
香煙的白紙使得他的臉色更加沈暗；  
那匹舉起了一束稻草，就餓了；  
開車的鐘還沒有響，那年老的士兵  
從破了的棉襪的胸前的小袋裏  
挖出了一張五分的紙票買了一個燒餅，  
他寂寞地扯嚼着，兩眼  
沒有離開那小販籃子裏的雞蛋；  
那些番號都醜陋得看不清字了；  
那些灰的帽子起着一層土黃，臉頰上

都有一片一樣濃的陰影；  
天上沒有太陽，灰得沒有什麼地方  
露出了破綻，  
在烏黑的車箱的長列上面  
望得見一條橫向無限去的  
起伏不平的中間什麼可以看見的山崗，  
一片美麗而未解纜的  
雜着土紅、土黃、焦茶、以及暗赭的山崗；  
車停着馬達在喘吁着，  
人在車旁徐緩地行走着，  
直到車放氣的時候  
那些馬才突然豎了一次耳朵；  
此地充滿了聲響，  
却又好像顯得可怕的寂靜，  
四週依然是一片枯草——  
雖說世界已來到了春天。

一九四〇年春。

二 馬 槽 集

## 太 陽

從遠方的墓茔

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

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於沙坵之上

太陽向我奔來……

牠以驚濤捲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樹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帶着狂歌奔向牠去

當牠來時，我聽見

冬蟄的蟲蛹轉動於地下

羣衆在廣場上高聲說話

城市從遠方

用這句與誰誰呼喚他

於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開

陳腐的靈魂

捆紮在河畔

我乃有對於人類再生之確信

一九三七年春。

## 春

春天了

龍爭的桃花開了

在那些夜間開了

在那些血斑點點的夜間

那些夜是沒有星光的

那些夜是刮着風的

那些夜聽着寡婦的哭泣

而這古老的土地呀

隨時都像一隻飢渴的野獸  
舐吮着年輕人的血液  
頑強的人之子的血液  
於是經過了悠長的冬日  
經過了冰雪的季节  
經過了無限困乏的期待  
這些血跡，斑斑的血跡  
在神昏般的夜裏  
在東方將深黑的夜裏  
爆開了無數的蓓蕾  
點綴得江南處處是春了

人問：春從何處來？

我說：來自鄉外的墓窟。

一九三七年四月。

生 命

有時

我伸出一隻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讓一片白垩的顏色

襯出那赭黃的健康

青色是河流鼓動在土地裏

藍色的靜脈鼓動在我的臂膀裏

五個手指

是五支新鮮的紅色

裏面旋流着

土地耕種者的血液

我知道

這是生命

讓愛情的苦痛與生活的憂鬱

給牠去担載罷，

讓牠喘息在

世紀的辛酷的犁鞭下，



讓我去歡騰，去煩惱，去笑，去哭罷，

牠將鼓舞自己

直到頹然地倒下

這是應該的

依照我的願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將要展自己的悲慘的灰白

去襯映出

新生的躍動的鮮紅。

一九三七年四月。

黎 明

當我還不曾起身

正眼閉着

聽見了鳥鳴

聽見了車聲隆隆

聽見了汽笛的嘶叫

我知道

你又打開白日的門扉了……

黎明，

爲了你的到來

我願站在山坡上，

像歡迎

從田野那邊疾奔而來的少女，

向你張開兩臂

因爲你，

你有她的純真的微笑；

和那使我迷戀的草野的清芬。

我懷念那：

同着伙伴提了篾籃

到田塍上的荳棚下

採擷豆莢的美好的時刻啊——

我常進到最密的草叢中去，

讓露水浸透了我的草鞋。

泥漿也濺滿我的褲管，  
這是自然給我的撫慰，  
我將狂歡而跳躍……

我也記起  
在遠方的城市裏  
在濃霧蒙住建築物的每個早晨，  
我常愛在街上無目的地奔走，  
爲的是  
你帶給我以自由的愉悅，  
和工作的熱情。

但我卻不願  
看見你罩上憂愁的面紗——  
因我不能到田間去了，  
也不能在街上奔跑  
一切都沉默着，  
裹着陰鬱的雨滴徘徊在我的窗前  
我會聯想到：死亡，戰爭，

和人間一切的不幸……

黎明啊，

要是你知道我曾對你

有比對自己的戀人

更不會拂逆和違拗的期待啊

當我在那些苦難的日子，

悠長的黑夜

把我拋棄在失眠的臥榻上時，

我只會可憐地凝視着東方，

用手按着溫熱的胸膛裏的焦急的心臟

等待着您——

我永遠以堅苦的耐心，

希冀在鐵黑的天與地之間

會裂出一絲白線——

縱使您像故意磨折我似的延遲着，

我永不會絕望，

卻只以燃燒着痛苦的嘴

問向東方：

「黎明怎不到來？」

而當我看見了你

披着火焰的外衣，

從天邊來到險峻的海口時啊——

我像久已飢渴哭泣得瘦弱了的嬰孩，

看見母親把他解開裹住乳房的衣襟

淚眼迸出微笑，

心兒感激着，

我將帶着呼吸

帶着歌唱

投奔到你溫暖的懷裏。

五月二十三日晨。

## 煤 的 對 話

A. Y. R.

你住在那裏？

我住在萬年的深山裏

我住在萬年的岩石裏

你的年紀——

我的年紀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從什麼時候沉默的？

從恐龍統治了森林的年代

從地壳第一次震動的年代

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裏了麼？

死？不，不，我還活着——

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

一九三七年春。

## 浪

你也愛那白浪麼——

牠會嚙啃岩石

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槽

撕碎布帆

沒有一刻能止

牠自滿地談述着

從古以來的

航行者的悲慘的故事

或許是無理性的

但牠是美麗的

而我却愛那白浪

——當牠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

我曾起了被愛者的感激

笑

我不相信考古學家

在幾千年之後，

在無人跡的海濱，

在曾是繁華過的廢墟上

拾得一根枯骨

——我的枯骨時，

他豈能知道這根枯骨

曾經了二十世紀的烈焰燃燒過的？

有誰能在地層裏

尋得

那些受盡了磨難的

犧牲者的淚珠呢？



那些淚珠

曾被封禁於千重的鐵柵，

却只有一枚鑰匙

可以打開那些鐵柵的門

而去奪取那鑰匙的無數人勇

却都倒斃在

守衛者的刀槍下了

如能檢得那樣的一顆淚珠

藏之於懷，

當比那撈自萬丈的海底之貝珠

更晶瑩，更晶瑩

而澈照萬古

我們豈不是

都在自己的年代裏

被釘上了十字架麼？

而這十字架

決不比拿撒勒人所釘的

較少痛苦。

敵人的手

給我們戴上荆棘的冠冕，

從刺破了的慘白的前額

淌下的深紅的血點，

也不會寫盡

我們胸中所有的悲憤啊！

誠然

我們不應該有什麼奢望，

却只願有一天

人們想起我們，

像想起遠古時那些

和巨獸搏鬥過來的祖先，

臉上會浮上一片

安謐而又舒展的笑——

雖然那是太輕鬆了，

但我却甘願——

爲那笑而捐軀！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 春 雨

願天不下雨——

願我走出這烏黑的城市裏的斗室

走過那些煤屑鋪的小路

慢慢地踱到郊外去，

因爲此刻是春——

毛織物該摺好的季候了。

我要看 年開放一次的

桃花與杏花

看青草叢中的溪水，

徐緩地游過去

——像一條銀色的大蟒蛇；

看公路旁邊的電綫上的白鴿，

咕叫着，拍着翅膀的白鴿；

看那些用腳踏車滑過柏油路的少女——

那些少女秀髮解開，  
在柔風裏飄着她們的鬢髮，  
一片蔚藍的天  
鏡出她們鮮紅的兩頰  
和不止的晴朗的笑……  
而我將躡足高崗上，  
讓白雲帶着我的心  
掠過天海……  
我要聽那銀鈴樣的歌聲——  
來自葉樹間的歌聲；  
那童年之珍奇的詢問；  
那用風與草掬成的情話……  
願嘴草的白毛，舐我的手，  
我將給籬笆邊上的農婦  
和她的懷孕的牝牛以祈禱；  
而我也將給這遠方的，迷失在  
煤烟中的城市  
和煩忙的人羣以憐憫……

低，天向飄走罪罪 雨滴了滿地

一九三七年三月廿三日上

## 馬 槽

——爲一個拿撒勒人誕生而作

爲什麼又下雪呢？

木棚上的麻雀看着天

天是這末陰暗的

有人走過馬槽

馬槽裏有女性的哭泣

似乎已一夜了

任你流盡眼淚

也不能潤其

寒冬的枯乾的土地呀

有人走過馬槽

馬槽裏傳出了裂心的哀叫

噫，用無數手指

衆人指着不真的少婦

叱罵她就像馬屎一樣污穢

沒有肯給她拿一只血盞

或是倒一盞溫水的。

風從泥牆的破孔

發出寒冷的嘲笑

她掙扎掙扎掙扎

把頭抵住了木柵

看，那蓬鬆的散髮間的

兩顆閃爍瘋狂與光輝的眼

這伯利恆被棄的女子

遂有了道德上的傲慢

糾纏蔑她的人羣，憤恨的反抗

遍身都被汗浸透了

風，再次得麼辣麼肥

為什麼又靜了昵

聽，嫩弱的尖音從下面發出了

流鏑的音

在永不凋謝的馬槽裏

撒下了最美麗的花兒

那小生命  
延續了母親的餘力  
在稻草堆裏伸動着四肢  
有人走過馬槽  
擲下了斜視的眼光  
有人走過馬槽  
捏了鼻子  
有人走過馬槽  
發出冰冷的笑  
初生的嬰孩  
帶着惶恐在哭叫  
來認識這陌生的世界了  
昏暈過去的  
馬利和重新活轉過來  
俯下蒼白的臉  
她的眼裡是淚  
繼續地低下  
「孩子呀」  
在信裏寫

我們將要被心的

家們去

流浪會把心養大

今天起

你記住自己是

馬槽裏

一個被棄的女子的兒子

痛苦與迫辱誕生了你

等你有能力了

須要昇自己的眼淚

洗去衆人的罪惡」

她困苦的起來

把新生的裹進懷裏

帶着悲傷離開了馬槽

雪花飄下她散髮

無聲地

離去了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



書 人

在那條頭頂綫的右面

手們纏繞的黑制服

三顆銅紐扣沿一直線

晃着三盞淡黃的油燈

——油快乾了

紫銅的面色有古舊的光

彎着十手的綉裂的手掌的

皮膚裏蟄伏着衰老的根鬚

他在緊攥着痠瘁的生活的尾巴

——滑進了泥污裏的鐵

他搖擺着古銅的前額

白沫裏瀰出咒語的花

飢餓的顏色

象上了他一切的首語

一九三三年秋。

## 常 規

這裏是一片

低矮的住戶，朝青天

晃着灰白的反光……

人走在街上，耳邊永遠

是一串包車的鈴聲混合着

那店舖裏收音機的

低語的喧嘩，圍困住你！

避路的時候

需要與人相碰；

雨天

須臾踏進了水凼；

在僻靜的小巷裏

有太多的「便處」——

阿本尼亞的氣味

普遍地散着……

——對上海來客小姐

她必要像遊街示衆地

穿過街去——

羞澀是她摩登的孤單，

最多陰丹士林布旗袍，

無論女學生或是女傭人，

全是一律，這一點，

似乎最平等，

所以京貨鋪子好像神廟

店夥都充做菩薩了。

學校並不少

但學生似乎是沒有的——

街上，就連禮拜天也很少看見。

那些戴瓜皮帽的

可以從早上一直坐到黃昏；

茶館的生意超過一切……

他們談話的資料

要說全世界最豐富

也並不算誇張——

從東洋人到殷汝耕，

葱油，餃子，白麵，紅丸，

都是最好的話題。

有時，一輛轎從街上抬過，

所少的是前後吆喝的

小瘦囉們，不然

我以為是在抬轎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 發刊

## 賣 藝 者

我看着我同伴的背，

他背上的

向來笑着的猴子，

大跨着我們的腳步，

穿過森林，渡過江河

向無邊際的大地走去……

早晨，我們在

江北的市鎮上，

黃昏，我們在  
江南的都會裏，  
一年又一年  
叫，喊，笑，哭，  
伴着鑼鼓的聲音跨過……

人將說  
我們是天外的移民，  
神聖的像盜匪；  
我們吹大旗的到來  
又大吹大擂的去……  
我們自那兒來的？  
我們往那兒去呢？

旱荒，飢饉，戰爭，  
把我們逐出  
生我們的村莊——  
像青草被連根的拔起，  
誰能不懷念

那土地的氣息！

讓烈日與風雨

來侵蝕我們的血肉；

讓飢餓與飄泊

來磨折我們的筋骨；

我們應該

向陌生人笑，哭，叫，喊！

我們流浪！

我們死亡！

前年父親死去

在古蜀的山麓；

今年大哥新亡

在淮水的邊上，

我們無聲地挖着墳坑

我們無聲地埋葬！

「哈！哈！哈！」

攀攀攀！鏗鏘鏘！

我們舉起了閃光的刃，

我們搖晃着緋紅的布，

我們走過空中的繩索，

我們吞下堅硬的長劍，

這是我們的生活！

你們笑吧，笑吧，

「哈！哈！哈！」

那兒是我們的故鄉？

那兒是我們的家？

我看着同伴的背，

他背上的

向我笑着的猴子，

大跨着我們的脚步，

穿過森林，渡過江河

向無邊際的大地走去……

# 死 地

——爲川災而作

大地已死了！

——躺開着的萬萬頃的荒原

是牠的屍體

牠死在絕望裏；

臨終時

依然睜着枯乾的眼、

已望天頂

落下一顆雨滴……

沒有雨滴

甚至一顆也沒有

看見的到處是：

像被火燒過的



焦黑的麥穗

與枯黃的麥桿

與龜裂了的土地

那些麻雀呢？

那些曾用小眼

偷看着我們的田鼠呢？

一切都完了！

幾千萬的「地之子」，

從山坡到山坡，

從田原到田原，

尋找着，尋找着

一根草，一片樹葉……

沒有草

也沒有樹葉

——因為每一點綠色

必須有一滴露珠的潤澤呀

給我們那些金黃的顆粒吧！

給我們那些

閃着收穫者欣喜的汗珠的顆粒吧！

給我們雨滴吧——

讓我們的婦女

再唱一次感恩的歌，

讓我們

再飲一次酬神的酒吧！

向着天

千萬人一齊地跪下

但是

沒有雨滴！

幾千萬的「地之子」，

從山坡到山坡，  
從田原到田原，  
找不到草，  
找不到樹葉  
疲乏地喘息着……

那兒去了？

——那些每年背了徵糧的袋子

來搜劫

我們留在鏝裏的

最後的穀粒的那兒去了？

還有那些

在討債時帶走了

我們妻女的首飾的人呢？

村上不再有鷄犬的鳴叫

屋頂也不再冒出炊煙了

到處是男人的嘆息

剛在地的哀號……

於是他們——千萬的「地之子」

伸出無數的手

像冬天的林木的枯枝般的手

向死亡的大地的心臟

挖掘食糧

可憐的「地之子」們啊

終於從泥土的滋味

嘗到大地母親蘊藏着的

千載的痛苦。

於是他們

相繼地倒斃了！

——像草

像麥桿

在啞了的河畔

在殭硬了的田原。

而那些活着的

他們聚攏了——

像黑色的旋風

從古以來沒有比這更大的旋風

捲起了黑色的沙土

在流着光之溶液的天幕下

他們旋舞着憤怒，

旋舞着瘋狂……

從死亡的大地

到死亡的大地

你知道

那旋轉着，旋轉着的

旋風它渴望着什麼呢？

我說

如有人點燃了那飢餓之火啊……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